

我叫馮汝德，在菜園村住了五十年。我讀下小學就我種好多野的，種花近十幾年先做，之前種菜，養豬，我好細個已經幫阿爸，佢六十幾歲時我覺得佢好弱，因為五個細路一個妹，有一年雙十節阿爸要去台灣，要我打豬針，西林、肺粉、金素〔抗生素〕，乜病都係用呢D，大豬三百幾隻，我阿爸生到最細個是五十幾，阿媽四十幾，爸，就算乞食都要同細路仔响埋一齊，所以我好細個就，我先生是耕田的，三個子女，佢有三個親阿叔，八年前我先生過左身，我們一直沒有求過政府任何野，打完風，政府好無賴，為左港深港鐵路，做D無理收我地的野是強行收，沒有用村民協調，老人家最慘七八十歲，居屋，最華麗的屋，到公園等死，如果官花少少心思

同我做左一生的貓狗，狗防盜，貓捉了蛇和老鼠放在門口，但當我們要走就要犧牲，沒有問沒有過問，從來官沒有同我地傾過真心的偈。

如果D官同你傾，你要，要俾到我們的生活環境，冇十成都八成，石屎都沒有，我們不要豪華的生活，要簡約的生活，棄我取，人家不要野我們都拿，沒有政府咁奢侈。

我唔要，我可以仰天長嘯的，夜晚聽到夜鶯唱歌的，佢搞環保搞唔到，政府由得車場的污水污染我們條河，依家佢從來唔係花心思去做D野，學費資助也審了一年，現在收地就幾個月就做到

我的心願是不遷不拆不搬不移，我對住D動物同防盜心裏有愧，知道D貓狗明年就會死，貓好有靈性，狗好忠心的動物。

2009年5月14日